

廿六

宋

孝宗  
光宗



宋元通鑑

八十九  
九十一

特 別  
U8  
3719  
26





3719  
26

宋元 卷第八十九

明賜進士出身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九 起丁未至巳 酉凡三年

孝宗九

淳熙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春正月癸亥出四川椿積米

貸濟金洋州及關外四州饑民 陸九淵如臨川訪

倉使湯思謙思謙因言風俗不美九淵曰且如三年

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

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

湯思謙



風俗日以敗壞。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旌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思謙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吾輩所能喻。思謙曰。陸丈說話甚平正。吾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二月丁亥。以周必大爲右丞相。戊子。以施師點知樞密院事。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周必大曰。各盡其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

袁韶

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差朱熹主管南京鴻慶宮。夏四月己卯。置籍考諸路上供殿。最以爲賞罰。戊子。賜進士王容等四百三十五人。袁韶與焉。時帝策士不盡。由有司是舉。容本第三。親擢爲榜首。翰林學士洪邁言。貢舉令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三千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淳。六月戊寅。以久旱。班畫龍祈雨法。丁亥。梁克家卒。克家字叔子。晉江人。歷官右丞相。封儀國公。風度峻整。忠於謀



國爲文渾厚明白成一家言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謚文靖 秋七月丙午詔羣臣陳時政闕失及當今  
急務 丁未以旱罷汀州經界 辛酉江西湖南饑  
給度僧牒鬻以糴米備賑 除朱熹江西提刑時楊  
萬里薦熹久閑可與監司故有是命 八月癸未以  
留正叅知政事 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丙寅除官  
軍私負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赦乙亥太上皇  
崩于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慟躃  
踊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  
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

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  
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 丙子以韋璞  
等爲金告哀使 巳卯詔尊太上皇辛巳詔曰大行  
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尊易月  
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袤典禮定大行皇  
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  
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  
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  
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  
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

顏師魯



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紀九  
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  
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  
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  
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  
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  
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  
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  
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戊子帝衰經御素輦還內  
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留物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  
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持歸報曰此皆爾

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  
有所不忍也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  
于延和殿朔望請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  
子叅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表言于太子曰大  
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  
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  
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  
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  
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叅決不  
許辛丑帝請德壽宮禪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



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

郭忠孝

空 郭雍卒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太中

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父學通

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

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

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

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

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

三矣淳熙初學者哀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

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

郭雍

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  
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  
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  
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  
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  
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  
為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  
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  
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也天  
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



通鑑卷之九  
五  
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曰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 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

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 陸九淵

與漕使宋若水書略曰大軍川橋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端莫大於此又云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久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數賄謝之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吾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

似此積弊  
古人明言  
之其如不  
聽何



在於此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  
郡縣寬民可以息肩耳。

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

禮

辛丑復置左右補闕拾遺官

庚申施師點罷

甲子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璲叅知政事洽累章

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

陸九淵結

廬于象山講授學徒多事四集

二月金遣使來弔祭命

右司郎官束鐘爲報謝使

三月庚子上大行太上

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癸丑用翰林

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

廟廷時論有以張浚大類漢諸葛亮亦宜預列邁謂  
亮斬馬謖已爲失計浚襲其事斬曲端幾於自壞萬  
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  
笑沮我師之氣帝是其議秘書少監楊萬里以欺專  
私三罪斥邁且言浚有社稷大功五一建復辟之勲  
二發儲嗣之議三誅范瓊以正朝綱四用吳玠以保  
全蜀五却劉麟以定江左於是上再令詳議上忽諭  
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  
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邁守  
南徐萬里守高安而浚迄不得配享 丙寅權攢高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宗于永思陵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  
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 丙戌祔高  
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  
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  
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  
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陳亮至金陵視形勢上疏  
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  
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  
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一十餘年而天下之氣  
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

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  
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  
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  
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  
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  
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  
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  
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  
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  
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



通鑑卷八十九 宋紀孝宗九  
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  
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  
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  
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  
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  
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  
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  
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  
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  
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

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  
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  
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  
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  
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  
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  
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  
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  
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  
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



通鑑卷之九十九  
新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

開皇在南京。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



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  
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  
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  
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  
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  
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  
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  
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  
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  
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

似一篇建  
業賦無乃  
序冗

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  
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  
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  
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  
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  
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  
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  
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  
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  
下東環平崗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



通鑑卷之九十九  
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木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異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

踞踞奇論  
皆自喻也  
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目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及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徃徃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踞施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異言以軟美而入奇論自為橫議庸論為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問遲回莫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



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民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輿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明廷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

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旣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



通鑑卷八十九 宋紀 三  
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制。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

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識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



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  
 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  
 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  
 會也大略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內禪不報由是  
 在廷交怒以亮為狂怪 京鏜還自金初鏜為報謝  
 使至金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  
 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  
 書曰鏜聞鄰喪者春不杵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  
 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  
 勞遣郊勞之使勤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

京鏜使命

不重拜若日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節為  
 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  
 久鏜即館相禮者趨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  
 金人迫之鏜弗為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  
 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且曰南使  
 執禮何物卒徒敢爾無禮排闥而出金人知鏜不可  
 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  
 去樂而後宴鏜帝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  
 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  
 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



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五月己亥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論者譏之乙巳帝以王淮之罷實因薛叔似之言乃詔諭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爲名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丁巳詔修高宗實錄六月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獎諭甚渥久之乃出熹上奏其一言臯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三代之制亦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推之後世論刑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刻薄者旣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徃徃又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



通鑑卷之九十九  
伏見近年以來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議刑卒  
從流宥之法伏願深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  
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  
辭况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  
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  
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其二言今天下  
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  
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  
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  
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

州縣之具獄使之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  
非出入生死有不得而察也是故清庶獄之源者莫  
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竊見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  
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  
欲望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卽用主簿  
仍遇大囚到獄卽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  
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其三言經總制錢  
其四言諸州科罰其五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  
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  
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



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  
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  
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  
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  
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  
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  
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  
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  
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  
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

太涉敷演

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  
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  
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  
如志矣又言置將之權旁出闈寺指陳其昇誤政以  
及於用賢去邪之說甚詳上皆嘉納除兵部郎官熹  
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  
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  
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爲春  
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



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遡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旣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旣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未叅

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徇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



出處

胡晉臣

友愛

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  
 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  
 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  
 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庚寅熒惑  
 犯太微 秋七月戊戌上高宗廟樂曰大勳舞曰大  
 德 己未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林栗喜同惡異無  
 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而朱熹亦除直寶  
 文閣請祠未允 壬戌恩平王璩卒帝友愛甚至每  
 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筭至是追封信王  
 八月甲申朔日食 九月庚子夜南方有赤黃氣

覆大內 辛丑大饗明堂以太祖太宗配大赦 冬  
 十月己丑罷諸州科買軍器物料 十一月庚子建  
 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十二月辛巳朱熹投匭進封  
 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  
 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憊  
 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  
 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官兼崇政殿說  
 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陸九淵與朱熹辨



通鑑卷八十九 宋紀九 三  
太極圖說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疑非周子所爲不然或是學未成時所作道形而上器形而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器一也而謂形器不得爲道乃加無極二字其昧於道也甚矣

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春正月癸巳金主雍卒雍太子允

恭先卒以孫源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爲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卽位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毋徒單氏爲太后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

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



史語太褒  
且前已載  
過似不必  
複

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  
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  
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卽位以來  
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  
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  
害可竭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  
或六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  
不絕于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丙申黃洽調外任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王藺

叅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卽欲傳  
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  
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  
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  
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爲首相 乙  
巳蕭璲罷丙午皇太后移御慈福宮己未更德壽宮  
爲重華宮謚李綱曰忠定 除朱熹秘閣修撰仍奉  
外祠熹答陸九淵論無極書略曰老氏之言有無以  
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著  
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



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以形象而  
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有未然則我日  
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  
望其必同也。二月辛酉朔日食壬戌。下詔傳位于  
太子。太子卽位。帝素服退居重華宮。初詔太子參決  
庶務。楊萬里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  
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  
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  
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  
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

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  
魏大武命其子是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  
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  
朝天禱。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  
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  
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云。辛未  
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壽聖  
皇太后。大赦。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  
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  
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毋天下坦言

李皇后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九  
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  
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  
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  
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 巳卯詔  
官吏贓罪顯著者重罰每貸 辛巳以生日爲重明  
節 庚寅詔中書舍人羅點具可爲臺諫者點以葉  
適吳鎰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湜劉崇之沈清臣  
八人上之 三月巳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巳未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  
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四月戊寅以何澹爲

嘉王  
謝諤

右諫議大夫 五月甲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丙申  
周必大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  
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及及諫議大夫首上疏  
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戊申  
知閣門事姜特立罷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卽位命  
知閣門事聲勢寔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  
逐之帝意未決會叅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  
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  
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  
正真宰相也 閏月癸酉詔季秋有事于明堂以高



宗配 壬午大理奏獄空 六月癸卯詔自今臣僚  
奏請事涉改法者三省樞密院詳具以聞 秋七月  
庚辰下詔恤刑 八月甲午升恭州爲重慶府 已  
亥王淮卒淮字季海夔州人力學屬文少負公輔之  
望居臺諫論劾皆當爲相用人唯論賢否不事形迹  
杜絕倖門卓有可觀唯以唐仲友之故擢陳賈爲御  
史用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協力以攻朱熹以肇慶  
玩僞學之禁此則其大喪平生也 九月癸亥減紹  
興和買絹歲額四萬四千餘匹 乙丑戒執政侍從  
臺諫毋移書薦舉請託 劉清之卒清之字子澄廬

向滄彭龜  
年

陵人是年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  
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  
者病且革爲書以別向滄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  
楊萬里取高氏迷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歛至葬視此  
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日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  
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朱熹爲文祭之日子澄立志高  
雅信道深堅居閒則講道著書樂衆人之所不樂從  
官則養民善俗憂衆人之所不憂賢者與之遊則常  
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  
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澄



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  
沒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 冬十月壬  
寅蠲楚州高郵盱眙軍民負平米一萬四千餘石  
甲寅大閱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  
改朱熹知潭州時學徒因無極之辨有貽書詆陸九  
淵者熹復書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  
者惟熹與陸子靜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爲人諸君未  
可以輕議之也 十二月特詔知隆興府黃洽言事  
洽奏用人之道人稱爲萬世不易之論且曰臣前以  
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

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  
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  
先人敝廬可託風雨夫復何憂 詔起陸九淵知荆  
門軍九淵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  
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朱熹貽書曰荆門之命  
少慰人意爲今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  
以是爲厭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墾  
闢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又益衆甚恨不得一至  
其間觀奇覽勝熹春初之書詞氣麓率旣發卽知悔  
之然已不及矣

出處



宋元通鑑卷八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 起庚戌至癸丑凡四年

光宗一

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 明昌元年 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于重

華宮陳亮上皇帝鑒成箴其辭曰五閏失馭僞主僭

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惟

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為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

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



通鑑卷九十一  
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  
殛。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  
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  
縛。馳。使。江。南。李。煜。蹶。踣。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  
間。憂。勤。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飾。東。征。西。伐。天。下。始。  
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絕。袴。麻。鞋。緣。布。衣。褐。訓。練。六。  
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  
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  
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  
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

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于。戈。載。  
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  
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旣。困。國。用。亦。  
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  
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  
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  
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  
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湘。顏。亮。兇。  
醜。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  
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  
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酒于  
酒。無沉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  
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  
舌。登崇俊良。斥退奸猾。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  
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  
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  
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  
謂嘖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  
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

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  
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  
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  
王瑤臺瓊室。勿效商王斲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  
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茅孽勿謂小  
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  
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起陳傅良爲吏部員外郎  
傳良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髮盡白。都人聚觀。嗟  
嘆。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  
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一  
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推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已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

光祖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一  
光宗一  
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嘉王府贊讀。二月辛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一  
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  
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  
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  
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  
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  
踈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  
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克得志、絕滅綱常、  
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  
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衆、中更外艱  
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

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  
罪忠諫、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  
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  
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  
清明、徃徃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  
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勢  
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  
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  
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  
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



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光祖又劾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以圖進用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

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上善之 三月丁卯詔秀王襲封置園廟 夏四月己丑以伯圭爲太保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偁之長子也詔卽湖州秀國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詔秀王諸孫並授南班 何澹請置紹熙會計錄詔澹同戶部長貳檢正都司稽考財賦出



王介

入之數以聞 詔兩淮措置流民以上供等錢償廣  
州放免身丁錢數 命修楚州城 戊申賜禮部進  
士五百三十七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  
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  
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  
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是科又得李燾出  
是道學之譏少沮 五月乙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  
以賄敗降秩 劉光祖論吳端忤旨出為潼川府判  
官端舊以巫醫為業上在潛邸時上皇有疾端療治  
有功至是擢閣門宣贊舍人何澹三上疏論之不報

李燾

光祖上疏言小人淪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  
是一舉而三失也言之甚力上不樂徙光祖為太府  
少卿遂外補 六月丁亥遣丘嵩賀金主生辰 御  
後殿慮囚 秋七月甲寅以葛邲叅知政事胡晉臣  
僉書樞密院事乙卯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蘭為樞密  
使癸酉建秀王祠堂于行在 八月辛卯立任子中  
銓人吏部簾試法己酉詔造新曆 冬十月丙午詔  
內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庚戌詔諭郡縣吏奉  
法愛民 減廣西五州鹽直 十一月甲寅安南入  
貢 壬戌潼川轉運判官王漑擢節漕計代輸井戶

王漑



王倫畢竟  
可疑

林大中

重額錢十六萬緡詔獎之 十二月壬午賜王倫謚  
曰節愍 丙戌王簡罷 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  
胡晉臣叅知政事林大中為監察御史大中謂國之  
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交神明上疏言  
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  
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  
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踈夙興行事或時刻  
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  
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  
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為稱職遷殿中侍御史

又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  
事之小節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趨向  
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  
於讐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  
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  
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  
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嘗表裏王  
淮創為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  
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 戊申浦城  
盜張海作亂詔提點刑獄豐誼捕之 朱熹知漳州

浦城賊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初爲  
泉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問講求  
織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  
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  
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  
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少畝筭計精確。蓋圖造帳費  
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  
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  
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毋。每文輸米幾何錢  
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

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  
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  
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  
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  
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輔臣請行于漳州  
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  
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已。莫不鼓  
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  
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熹與陸九淵書曰。所幸邇  
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



得面論不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也

二年

金昌明二年

春正月庚戌朔命兩淮行義倉法詔守

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以興修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

壬子詔

尊高宗爲萬世不祧之廟 詔裁節浮費修紹熙會

計錄 二月癸未名新曆曰元會 甲申福建安撫

使趙汝愚等以盜發所部官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以辛棄疾爲安撫使棄疾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緩急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幣

陳騏

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丐祠歸 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具時政闕失以聞陳騏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謹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



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 辛卯出米五萬石賑京城貧民權罷修皇后家廟 三月丁巳詔自今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僉書 丙寅詔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州三州經界 夏四月丙申詔從侍兩省臺諫各舉所知充諸職事官 初命任子簾試以革代筆之弊 五月庚申詔侍從經筵翰苑官自今並不時宣對庶廣咨詢以補治道 布衣余古上書言上宴遊無度聲樂不絕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攝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更建樓臺不輟興作深為

陛下不取也甚至奏胡戎樂習齋郎舞乃使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以怪巾拖之異服備極醜惡以致戲笑至無謂也帝覽書怒始以編管議古罪言者乞從寬宥乃送秀州學聽讀 六月癸巳詔宰臣執政自今不時內殿宣引奏事 秋七月丁未朔詔故容州編管人高登追復元官 八月戊寅何澹以本生繼母喪解官持服 九月壬子召知福州趙汝愚為吏部尚書 陸九淵至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



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反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甲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

城荆門

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



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卽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冬十月丙子朔詔罷經界丁丑築福州外城辛卯詔曰朕惟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卽位以來蠲除厚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有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歛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爲推剝而民之安否不恤

財計之外治理茂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掎克督趣以爲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爲心以牧養爲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庚子下詔撫諭四川被水州軍十一月辛未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帝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嚙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

后殺妃



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  
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  
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  
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  
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  
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  
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  
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  
責后后怨愈深 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遇  
郊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樂官不當任子

著為令

十二月丁亥帝始召對輔臣于內殿

乙

未增楚州戍兵一千五百人甲辰詔慶遠軍承宣  
使內侍楊皓懷姦兇恣刺面杖脊配吉州內侍黃邁  
私相朋附決杖編管撫州尋送皓撫州邁常州居往  
三年金明昌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起居舍

人陳傳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  
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  
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  
警不聞禍且不測矣 荆門軍故事上元則設齋醮  
曰為民祈福陸九淵不設醮但會士民於公廳講洪



通鑑卷九十一  
紀  
四  
範皇極歛時五福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  
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  
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  
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  
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  
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歛此五福。以錫  
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秉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  
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

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  
極也。卽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  
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歛此五福。以錫爾庶  
民。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  
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  
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  
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  
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  
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



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

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丁巳命夔路轉運使通融漕計糴米以備凶荒。二月丁酉申嚴錢銀過淮之禁。閏月丙午禁郡縣新作寺觀。壬戌詔州縣未斷之訟。監司毋得移獄違者。許執奏。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封



子濤爲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靖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旣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夏四月乙卯以丘宙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宙往宙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戊午帝朝重華宮 五月帝

有疾不視朝 六月辛丑剗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侈與士爲文浮靡史苟且飾僞者 以陳騫同知樞

密院事 秋七月己巳刺沿邊盜萬人爲諸州禁軍

楊輔

壬申監文思院常良孫坐賊配海外前丞相用必大坐繆舉良孫降秩 八月戊午總領四川財賦楊輔

奏已蠲東西兩川畸零絹錢四十七萬緡激賞絹六萬六千疋詔獎之 九月丙申勸兩淮民種桑 冬

黃裳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

黃度

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



通鑑卷九十一  
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王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

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王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鑿與。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及汝愚入對。又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除彭龜年爲起居舍人。入謝。帝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



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帝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是歲諸路大水。陸九淵卒于荆門。九淵字子靜。九齡之弟。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孟子之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吾將終。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五十四。朱熹聞計。

率門人為位而哭

四年金明昌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辛

巳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騏叅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金以胥持國叅知政事金初設經童科持國以經童入仕為太子祇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于之



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籍外廷為重  
乃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持國與妃表裏擅政  
士之奸利躁進爭趨其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  
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  
上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  
內族膏鞫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等五人  
皆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  
為楊趙後為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  
禮部尚書庭筠博學和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于  
時 夏四月己酉罷括賣四川沿邊郡縣官田 五

金趙秉文

王庭筠

楊雲翼

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  
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  
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  
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眾亦既  
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  
美觀也哉時帝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  
得亮策以為善處父子之間上親擢第一既知為亮  
乃大喜賜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  
奏動慈宸之聽今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  
留以遺朕也是科又得喬行簡 初陳亮屢遭大獄

喬行簡



獲免未幾與鄉人會飲胡椒積羹中蓋村俚敬待  
異禮也同坐者歸而陡食異味有毒暴死已而大理  
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  
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法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  
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  
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千天和下傷  
國脉矣力言於帝遂又得免至是擢上第授僉書建  
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亮字同父志存經濟人  
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時薦士唯恐弗及朝廷惜其  
不獲大用官其一子辛棄疾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同

鄭汝諧

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  
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雄蓋萬夫橫  
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  
其庸奴天於同父既豐厥稟智略橫生議論風凜使  
之早遇豈愧周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間以才豪跌  
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  
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楊億孰  
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脫  
廷尉繫先多士鳴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  
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



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垂崖公而不遇，安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太原決勝，卽異時落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爲，所不能自爲者。天靳之年，時從亮游者甚衆，其篤於事師者，則有喻侃、喻南、強侃、字伯經、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拭，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驚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侃起其中，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

喻侃喻南  
強

多此意見

之談之不置，其皆可與語上者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明白簡易。人多疑其說而未信，侃獨出爲諸生倡，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于耳。而高名頓出世儒之上，皆侃之功也。已而亮不爲世俗所容，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侃與同志之士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人多義之。喻南，強字伯強，侃之從弟也。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爲根燬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一  
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一語南  
強義形辭色貽書誚責同門謂陳先生無辜受罪將  
齋恨入土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  
得爲人類邪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白子真  
義士也即秉燭爲作書數通南強持之走越袖見諸  
臺官訟言無忌竟直亮之寃

宋史氏贊曰自道廢民散弟子之義缺平居則繆  
爲恭敬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甚者至欲更  
名辟去雖以唐房杜之徒因其師王通與長孫無  
忌有隙遂不一言及通至使後人謂通中說借唐

初名臣以自重嗚呼通何人哉何有于房杜諸人  
也向使偁與南強見之必將唾叱之矣傳曰民生  
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偁與南強  
之謂乎

壬辰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輔權  
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權朝  
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丙戌召浙東副總  
管姜特立還帝念特立不已故召之 六月丙申朔  
丞相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召姜特立  
不報乃出城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戊戌秘書省



沈有開李  
唐卿范黼  
王奭蔡幼  
學顏棫吳  
獵項安世

游仲鴻

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龜  
年授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等上  
疏乞寢特立召命皆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  
敕乞歸田里亦不許 戊申胡音臣卒晉臣字子遠  
蜀州人歷僉書樞密院事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  
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靖定省為  
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  
縫縝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乙丑朔太白晝見 壬  
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時知中  
江縣游仲鴻赴召至汝愚以仲鴻直諫多聞訪以蜀

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幹  
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  
乎汝愚悟而止 八月金主釋奠孔子廟北向再拜  
九月庚午重明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  
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  
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  
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  
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  
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  
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

謝深甫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光宗一

旨



浮甫傳良  
有宋社稷  
臣也

倪思

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后，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傳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

也。上為動容。時李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上怒，思出知紹興府。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



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朝重華。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

以生疑惑不報。庚辰召留正赴都堂視事復命。姜特立還浙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郎中徐誼喻旨乃復入。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十二月夏主仁孝卒。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以朱熹爲湖南安撫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一 起甲寅一年

光宗二

紹熙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癸未葛邲

葛邲

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士論惟恐

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是月金購求遺書 二月乙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

等以蜀世將吳挺卒奏別除不行居家待罪 戊戌



觀調護一語未嘗不思一語或者尚可以

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下，出即當釋。然帝猶

誠動而牽裾直入形迹太不堪乎

余端禮

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晏，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處分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

孫逢吉



奸邪用事  
之始

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帝對帝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

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朱熹在潭州更建嶽麓書院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為詰嘆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請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太宗正丞李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當引見

李大性



吳琚

太后攝行祭禮

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臯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

疾暨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無溢美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  
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  
其無愧矣

乙巳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后 丁未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  
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正從  
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  
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  
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  
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

留正以去  
悟主

辛酉留正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  
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  
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  
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  
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  
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甲子太皇  
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  
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  
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譙汝愚曰自古  
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

徐誼



正一出甚  
好非謂與

關禮

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閣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

汝愚左也  
兩人還是  
同心

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

陳騏  
郭杲  
傅昌朝



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官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

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子卽位。乃得寶出。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尋



韓皇后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丙寅大赦。戊辰詔求直言。校書郎蔡幼學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計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

蔡幼學

侂胄以攻  
僞學爲起  
手第一義

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已巳以趙汝愚兼權叅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授黃榦爲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去。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朱熹編禮書以



喪祭二編屬餘稿成熹見而喜曰規模次第續密有  
條理其諸編家鄉邦國王朝禮當悉倣此更定之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大行  
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  
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  
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 乙亥留正  
至趙汝愚乞免兼叅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  
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以陳騏知  
樞密院事余端禮叅知政事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  
郭果為武康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

午以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  
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  
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果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  
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  
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  
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  
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與知  
閣劉弼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  
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侍御史童穎  
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九  
卿與內祠甲申以羅點僉書樞密院事戊子詔百官  
輪對罷楊舜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  
住 八月癸巳召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  
講誥詞曰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閣詳延學  
士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  
至今四海猶謂多竒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  
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焯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  
之誠寃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  
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  
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誼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

平生所學  
可謂不虛

茲渴想望爾遙驅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  
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  
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  
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  
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  
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  
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  
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  
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不可  
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權



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靖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

內批  
罷相

吉兆詔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甲午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



楷才悟主

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九月庚子羅點卒點字春伯崇仁人孝友端介不為矯激崖異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黃裳亦卒裳字文叔隆慶人簡易端純篤于孝友耻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事君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詞切理盡事該與人言傾盡底蘊其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趙汝愚泣謂上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

京鏜不終

下之不幸也 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守羣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矣甲戌改生日天祐節為瑞慶節 冬十月庚寅更泰安宮為壽康宮 丙午以朱熹奏郤瑞慶節賀表是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敞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

內批

謝深甫不終



行侂胄愕然問計攷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攷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

黃度

罷度

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庚申詔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首請併祧禧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詔集議禧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

議禮



罷熹

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聽者。罄竭無隱。帝亦虚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綦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

對內批

鄧駟  
游仲鴻

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初熹與彭龜年約。其論侂胄



通鑑卷九十一  
之姦會龜年充金人吊祭館伴使甫畢事熹以上疏見黜龜年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奏雖不報而侂冑嚙之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

平生之言

王介

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 壬午詔改明年爲慶元元年尋升明州爲慶元府 十一月庚戌以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冑可特遷二官侂冑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辛亥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



通鑑卷之二十一  
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乙卯攢孝宗于永阜陵。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于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

樓鑰

奏駭曰。侂胄朕托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母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騏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



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鑰。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旣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傳良罷之。已巳陳騤罷。庚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叅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辛未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爲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是月金人聞孝宗許遣使來吊祭。又遣使來賀卽位。其賀生辰及正旦。自是歲交遣使如故事。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一

趙匡胤



